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



姚江黃宗義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
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
學者無待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
則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
證明此學也。否則爲僞而已。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杲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儔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

諸儒上一

姚江黃宗義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為交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為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為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名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名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三
一
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既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南渡諡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友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尚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爲有明

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源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譽咎王室也。況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辨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寧皆已甚之所致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

明倫彙編卷四十三
二
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是有定論也。

雜誠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同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於事。出而不置。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爲。畏威者禁之而不敢爲。不敢與不能。何啻陵谷。○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

日舍飲食。何獨禮樂而棄之。尊所賤。卑所貴。失莫甚焉。○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耻也。與其貴而耻。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萌。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頽。頽然。循循者。善之徒。頽頽者。惡之符。○一年之

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不作於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無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野處。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衍。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

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由亂。○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

也。○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仕之道三。誠以相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

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三年之喪自中出者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簞也故枕由寢苦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心之不忍於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偽為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偽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也■者■之死不

耐乎祖。音鼻○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為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畜於顯親之禮以忘其誣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自棄其家也。○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羨里匡人之尼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為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處俗而不忤

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國，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挾而拒也。江海之

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趙謙字撝謙初名古則餘姚人也秦王廷美之後降為農家就
 外傳於崇山寺達旦忘寐年十七八東遊受業天台鄭四表之
 門四表學於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之高第弟
 子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已別用為中都國子典簿然以其
 說授之門人宋燧者多採入於正韻在中都又以同官不合而
 罷歸築考古臺讀書其上謂六經子史歷代闡發有人惟音韻
 之學世久不明乃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二
 十二年名為瓊山教諭黎蛋之人皆知向化稱為海南夫子二
 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廣城年四十五先生清苦自立雖盛
 暑初寒躡蹻走百餘里往來問學嘗雪夜與門人柴廣敬劇談
 既乏酒飲又無火炙映雪危坐以為清供其著述甚多而為學

之要則在造化經綸一圖。謂其門人王仲迪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又讀武王戒書而惕然有感，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後世眇末小子，其敢事事不求之心哉？既以古篆隨物而書，又銘無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其時方希直氏亦補註戒書，以爲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蓋從來學聖之的，以主敬爲第一義。先生固與希直善，其講之必有素矣。廬陵解縉嘗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今大紳文集旣失此文，而先生著述亦多散逸，萬曆間焦弱侯所表章者，僅先生字學之書，其幸得此於其後人，故載之於右。

造化經綸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乾道成矣；靜而生陰，坤道成矣。陽變陰合，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一皆自然之天也。邵子心爲太極，蓋造化之一氣，卽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矣。故不免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身，安其業。然人不見其迹者，以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靜，雖有而不舍無。彼萬物與萬民，齊見役說戰勞於其間，而不自覺。故曰：帝出乎震，成乎艮。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乎？夫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者，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性者仁義禮智是也，情者喜怒哀樂是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

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隳此心之所主顧不重乎學者誠能時時省察念念不忘而使道心常爲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寂然不動之時當與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用斯其所以爲三極之道三極者三才各一太極也洪武甲戌秋七月既望餘姚趙謙謹識

仁愛理

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孝存則承顏養志愛敬不忘沒則慎終追遠繼志述事慎行其身不敢以遺體行殆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公老老幼幼舉斯加彼物我不分窮達一視克伐怨欲不行意必固我不立

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愧人不

念舊惡

慈少者懷之不獨子其子

愛矜孤恤貧隨力濟物

寬納污藏疾犯而不校

厚德必報怨不讎故舊不遺篤序姻親成人美掩人過

不仁

險設機穽包禍心陷人不義中人凶禍

忍害物傷人幸災樂禍

忌聞人才美而媚疾見人富貴而熱中凡以勝己爲不滿者皆

忌也

刻督責太苛

自忍中來

培克無艾

自貪中來

念怨不忘敗人之善成人之

惡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三
薄喜聞人過。好言人短。忘恩負德。得新棄舊。輕訾毀。好攻訐。

克多尚人。不遜善。事功欲自己出。議論專好己勝。

躁不耐激觸。不能容忍。自褊中來

私立物我分。町畦。凡事只求自利。

褊氣。宇狹隘。不能容物。

暴任情恣橫。挾勢馮陵。

義宜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利

宜志義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諛。

弟敬兄友。弟恭老尚年。

正任理而行。不為阿比。安命守分。不冒苟求。凡出處語默進退。

屈伸。剛柔寬嚴。好惡取舍。從違避就。貴審其宜而不失。

相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剛乾健篤實。不為物撓。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威武不能屈。

介確然有守。不為俗變。

廉見得思義。分無求多。

勇見善必為。知過必改。

不義

貪貨殖玩物。貪名逐祿。不務自守。動輒有求。

吝不濟人之才。當予者不予。但有利忍戀惜之意。不教人以善。所有則隱蔽。惟恐他人知之。

憂患貧畏禍。昔人謂禍患之來。只有個處置。若過於憂。是無義。

無命也。

佞脅肩諂笑。巧言飾語。擎跪曲拳。凡冀以逢迎投合人意向者。

皆是。

欲耳於聲。目於色。口於味。鼻於臭。四肢於安佚。

懦柔而無立。隨俗浮沈。自守不堅。屈於威勢。

偏不求中正。好惡任情。

鄙計瑣屑。甘猥賤。自吝中來

悖執己自是。違眾從欲。

比不顧是非。徇情黨物。

怨不安義命。不務反躬。一切歸咎於天人。

禮恭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敬正名辨分。敬老崇賢。居處恭。執事敬。內則攝思慮。去知故。凝

然主一而無適。外則正衣冠。尊瞻視。儼然莊重而不慢。

謹不侈然自放。不軒然自得。言不輕發。事不輕舉。不出位而思。

不怨天。不尤人。不居下訕上。務隱惡揚善。避嫌疑。審去就不

訐以為直。不微以為知。

讓辭尊居卑。推多取少。慮以下人。善則稱人。

謙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無禮

驕挾富貴以自恣。恃才美以為高。常有欲自表意見。便有伐常在其中。

有陵壓人意。便在其中。

侈大室廬。華衣服。盛車馬。美飲食。麗器用。越制度。不安分。

誕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

駢氣象兀突難親。

簡接物不委曲。與人無恩義。

敖簡賢德。侮老成。自處放肆。待物輕率。

智別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貞

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狀。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無一不當致知。疑事每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不逆詐。不億不信。又當先覺。不可受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親賢人。遠小人。

識別邪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別是非。辯可否。審利害。計始終。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真偽忠佞。貴於辨察。

貧富貴賤。甘於自然。

明不讀非僻之書。不為非禮之視。聰不受浸潤之譖。樂聞讜直之言。

無智

昏於事不審是非可否。於人不識誠偽善惡。遠賢人。交小人。淺以小小得喪為利害。以小小毀譽為榮辱。以小小逆順為恩怨。

固拘方泥曲。執滯不通。

陋安於卑陋。不務廣覽博取。以長見識。

滿器識褊狹。不能自居。矜驕傲世。侮慢才德。

巧好穿鑿。徼以為智。

眇溺亂色。觀非僻之書。視非禮之物。

聽諱聞過。喜諛佞。惡正直。

輕事不詳審而妄為言不詳審而妄發

①浮不敦篤

②信

③游真實無妄

④盡言顧行行顧言

⑤盡循物無違

⑥誠為人謀而忠與人有終始體道無虛偽

⑦不信

⑧詐虛言罔人匿行炫耀

⑨欺食言偽言大言行事不確實為人不親切有失自蓋藏

⑩矯心迹不相副沽微以求名

⑪請多機關挾術數務詭隨易反覆

已上諸條原在圖內今另書於外以便觀者

考古續戒書

有攸為罔稽乎得失有攸行罔覺乎凶吉惟爾德之至神惟爾

道之至一凡民有疑惟爾質著銘

德惟一動則吉行靡中動乃凶神之敬之伊泰筮之庸著格銘

馨爾德容以塞葦斯革香鼎

山爾立匪岌岌邇余習筆架昏明之異爾用爾棄末昭爾之德予夜無寐書燈

窈而淡藏乃密廓有容隨所出書院

正其心良其背畏無聞慎無視允守茲哲可企室銘

大哉聖謨於爾儲奠之粵之匪他圖書廚

杼厥衷善則紀秉有恆致敬此笏銘

安毋忘危。樂毋忘悲。毋曰無知。天監於茲。毋自欺。榻銘

齊爾宿。慎爾獨。毋安爾寢。縱爾欲。枕銘

錦爛如災。厥軀締疏。温安以存。衾銘

簞食豆羹。莫之與爭。羞珍食玉。其或顛覆。鼎銘

戒爾盈。盈易傾。守爾中。中有容。水注

爾之則。符心德。長短不齊。惟所適。度銘

毋苟入。毋苟出。括汝口。時無失。囊銘

待時而動。隨時而靜。動靜惟其時。孰執其柄。扇銘

利若鈍。剛而弱。惟所致。曷有困。錐銘

上無諂。下無瀆。慎所與。乃無辱。名刺

諧爾鳴。宣乃情。求協韶之成。毋為鄭之聲。琴銘

温而潤。惟爾德之蘊。端而方。惟爾德之臧。虛而質。是以容斯實。

匣硯

黑所致。白亦緇。欲有所染。其慎之。墨銘

渠而敦。質而文。紀厥善。余所遵。圖書

方而式。廉而直。覆渠循常。契余德。方界

藏厥機。勿妄開。彼其不齊。爾乃裁。書剪

不偏倚。惟爾德之宜。正直如矢。隨所之。筆式

仰彼則重。俯此則輕。俯仰咸匪。常惟執厥中。乃爾程。權銘

或歛或盈。罔攸式。哀多益寡。爾作極。量銘

安爾表。蓄爾質。的然於外。寧藏於密。筒銘

坦而夷。無欹無危。習於茲。敬而勿馳。簡版

疑所決。庸而濇。求丹厥心。毋為紫奪。朱合

晨而興。謹斯櫛。毋以養望。為爾逸。櫛銘

勿為所染而自緇日新又新當自治墨池

毋苟汙難復去點子

匪欲其華匪逞其奢欲觀古像致厥家義書

彼有所染庸爾革彼而不瑩庸爾澤革如澤如爾之德贏研

夫惟靜動罔不正夫惟重無怠無縱靜兮重兮敬德日躋壓石

懸爾形著厥名永綱紀吾聖經書籒

執斯七毋忘秉耒饘鬻於是以寧余餒七銘

操斯柄亂斯正體銘

纍寸成尺如彼積德巾銘

觀爾和豫範我規矩趨行抑揚於是度佩銘

山削爾形惟亂風是屏毋蔽厥明屏風

視彼壺庶乎屢空視茲矢庶乎直躬心端體正遐不中壺矢

用則張舍則藏用張舍藏諒比陰陽蓋銘

毋曰內可闕乎外毋曰外不見其內緊內外無二惟明德之犬

簾銘

柔而平方而正是藉是凭以彰我名印

子爾形燭聖經學欲緝熙遵爾高明燭檠

去茲塵如垢去身如惡去心其日新尾拂

折旋中矩處彼得所印

齒易雪心難潔痛刮礪厲工毋歇牙刷

太剛則缺太銳則折和爾剛銳以解余結鐸銘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終

月需學案卷四十三

七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
三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為所動父敬祖為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為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

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爲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刑端修五嶽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爲諂。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愍痛以折之。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訶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

以太歲土旺爲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之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爲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爲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爲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沈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兩兩名。

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耳。

語錄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

血氣。心者神也。神無方所。視聽言動一切感應皆是。○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

門底大路。看此語便見。○事心之學。須在萌上著力。所謂萌即易之幾。學

庸之○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與學聖之事主於一心。參

看也。○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

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

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

忘上叅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人要為

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點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先生為學。嚴密如此。○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

失。○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儆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非禮勿視。則心自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能真知其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裡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裡不得。○學聖希賢。惟在至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無欲便覺自

在。○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尚不能成。况可學聖人耶。○受道者以虛心為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得一善。逞一善。得一能。逞一能。是謂道聽塗說。○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見也。○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惡。知學則知中節。而動無不善。○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宰耳。非道遠人也。○為人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

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真。道真我所固有者。先生此言欲毋專泥書冊耳。○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爲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爲可尚也。○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

事物纔觸卽動而應。初無縱跡可尋捉處。

太極圖說述解序略云。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沌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沌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

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太極圖說辨戾文略云。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亦不異焉。又觀語錄。却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爲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

明儒學案卷四十五

姚江黃宗義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約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爲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爲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劾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

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瘴癘。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左遷合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時。薛文清。故操行亦相似。

海涵萬象錄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汴爲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道有體用。體卽理。用卽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道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循理行。○在天爲理。與天常存。在人爲性。氣散則亡。○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卽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卽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

命也。氣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心之量
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視
而知難意度也。○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
理為性，理從氣發為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天地間生生
不息為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
便是不仁。○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明而體在其中，蓋理
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
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學者驚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
去揆高妙論心論性，却全不識道。○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
發見處，便能知道。○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
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競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
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溢銓曹，汙蠹民社者多
此途也。為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
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為藩臬
閫司之吏，中等為各郡吏，下等為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
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
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黠之風矣。○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
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
義。○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窮
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
邵子曰：非道而何。

經書補註

格物格字當訓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乎身心，物之大者，
莫過乎家國天下。人之所學，莫非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然事物

莫不有理。而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理具於吾心。學者以吾心之
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訓為至。則為物至而後知。至不
成文義也。大學此說已在○告曾子以道。言一理貫萬事。理即
體。事即用。告子貢以學。言一心貫萬理。心者氣之靈。理者心之
德。以下論語○一日克己復禮。以一日成功之大綱。言四勿。以日日
用功之節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發。日日要當克勝他。及
至一日盡克勝了。而復却好地方。則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
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即此一日義同。○天理寓於人曰性。猶
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無不善。而人之氣稟有清濁。泉無不潔
而川之泥質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氣之清濁未甚見。及其長而
習於善。則清者愈清。習於惡。則濁者愈濁。如川之始達。泥之澄
渾未甚分。及其遠也。積於沙者則澄者愈澄。泊於泥者則渾者

愈渾矣。故性近習遠。○浩氣是心窩中一點虛靈之氣。所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則心無愧怍。而天理純全。斯
可識浩然之氣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此浩氣塞於天
地之間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氣之主也。即所謂志帥也。道者事
理之當然。氣之行也。即所謂道路也。以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物
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即義也。此之謂體用。○
堯典以親九族。即齊家也。止謂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元。自三
而五。自五而九。上殺下殺。苟殺而人道竭矣。豈有外姓謂之族
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書○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
之生人。有是事。則有是理。如視必明。聽必聰。色必溫。貌必恭。言
必忠。而有即必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人之有己。行此常事。
故思此常理。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即

思也。蓋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體。故孔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詩○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如大宗，其庶子爲小宗。若
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
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奈庶民不知朝
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儀禮下同○古者吉
服，殺縫向外，以便體；後王致飾，殺縫向內，爲吉服。以外削外緝
者爲凶服。○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几，東祭時佐食取
黍稷，祝取解，祭於苴，而祭畢棄之。卽老氏所云芻狗也。今朱子
家禮，乃束茅置沙於饌食前，酌酒似與古禮命祝祭酒意同。周
公祭泰山，召公爲尸。今之神有土木偶，及遺像，皆古人立尸之
遺意歟。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峯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
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
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
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
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
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修
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
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
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
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

左論德諡文毅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輒與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綈袍遇道殫輒解以瘞之嘗欲做古置義田以贍族人呂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矚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要語

子路論爲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况直居其位而不讓乎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爲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爲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柁可乎○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爲非也○居喪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無路分說也○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雖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爲僞人所罔○所以爲聖賢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群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敬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君子視人猶己以義

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流俗雖不美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爲我者。非人也。天也。○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誠曷終乎。土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誠曷不息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死。死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所見專。則所守固。○與其以一善成名。寧學聖人而未至。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官黃仲昭。莊昺。諫上元煙火。杖闕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赴吏部乞休。冢宰尹旻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木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弘治中。起爲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爲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其學確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徹。望

之龐樸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淡切久之燭照
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
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傳張大
翰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極皆不失其傳云

遺事

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
省道逢巡簡答之知而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
識又何罪焉○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人以爲言漁石曰楓山
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自後朴菴極竹澗潘希曾兩侍郎俱守此
禮吾安敢違耶○楓山祖居渡瀆距城十五里當事至蘭谿者
必出城訪之至則一飯鷄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假借於族人其
後遷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先生宴坐其間每作文時繞行室
中其冠往往觸梁塾角先生不知也○先生田祇二十畝而家
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
宅後爲天福山一日勾人者過其門其人奔入取道至山而去
手力疑爲先生家匿之先生卽令其遍索不得手力亦從後門

去先生與夫人略不動色。○每歲宴其門人二次。清明冬至祭祀之餽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先生自專一席。若門人續至。專席已罄。則夫人自出益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質朴略相似。先生聞其歸家。尚有羸俸。卽爲不樂。朴菴亦有慙色。

語要

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心小則萬理畢晰。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註。只遵聞行知於其門人語錄。芟繁去蕪可也。○桃符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壘衛門庭。○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自警拔。○格君心。收人才。

固民心。然後庶事可舉。○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一泰一否爲氣運所推盪耳。○窮理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居敬於專。一上見功。○應璋問學。先生曰。勉齋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盡之矣。

原學

人生而靜之謂性。得乎性而無累於欲焉之謂學。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加。不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損。學有純正偏駁。而於性未嘗雜。性本不學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學。性之動於欲也。學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顧戕夫性。學之失其原也。蓋人之性也。卽天之命也。於穆不顯。命之本體。而四時五行萬化出焉。至靜無感。性之本體。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體藏於寂。妙用通於感。運之於心。爲思慮。發之於身。爲貌言視聽。施之於家。爲父子昆

弟措之於國與天下。爲君臣上下禮樂刑政。以性爲有內也。何性非物也。以性爲有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體。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據此之謂德。履此之謂道。學此之謂學。勉之爲賢。安之爲聖。堯曰執中。明其體之無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體之無所雜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誠。孟子曰盡。聖學相傳。千古一脈。一性盡而天下無餘事。天下無餘學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後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不能勝之者。學之不明。性之未盡也。老氏以無名爲天地之始。無欲觀人心之妙。無爲爲聖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則又生其心於無所住。四大不有。五蘊皆空。其道以性爲心之體。吾惟修吾心。煉吾性而已。明吾心。見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其學陷於自私自利之偏。至以天地萬物爲芻狗。爲幻化。棄人

倫。遺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焉。今之學。則又異於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淪浹而不可解。傳訓詁以爲名。誇記誦以爲博。侈辭章以爲靡。相矜以智。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身心性命。竟不知爲何物。間有覺其謬妄。卓然自奮。欲以行能功實。表見於世。則又致飾於外。無得於內。莫不以爲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齊家也。可以治國平天下也。又莫不以爲吾不學佛老之夢幻人世。遺棄倫理也。然要其所爲。不過爲假仁襲義之事。終不足以勝其功利之心。其去聖學也。遠矣。猶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見之也。使佛老生今世而見吾人所爲。其不竊笑者幾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我闕。不可得也。暇闕佛老乎哉。所幸真性之在人心。未嘗一息泯沒。而聖學昭然如日中天。敏求之。精察之。篤行之。一切氣稟物欲。俱不能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五
一
累必求真靜之體以立吾心之極。懲忿懲此也。窒慾窒此也。改過改此也。遷善遷此也。不爲佛老之虛無。不爲俗學之卑瑣。斯爲聖學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體也。不能戒懼謹獨以求必得。而欲以虛悟入。則意見之障終非自得。縱使談說得盡。亦與訓詁記誦詞章功利者等爾。而何以爲學也。

郎中莊定山先生泉

莊泉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簡討。與同官章楓山、黃味、軒、諫、鰲山杖闕下。謫判桂陽。改南京行人司副。遭喪服闋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瓊山丘濬嫉先生不仕。嘗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泉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濬爲大學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長揖冢宰。遂補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尋病。遷延不愈。又明年告歸。丁巳。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爲之駭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

白沙一本萬殊之間。煞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緝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卽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爲瓊臺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自處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却用得孤峯峭壁著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霍渭厓謂先生起時瓊臺已薨。是誣瓊臺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門。九月入京朝見瓊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謂起時已卒哉。况是時徐宜興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瓊臺語人。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則其疾之至矣。安得謂誣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鍊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人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柳之間。而氣象躍如。加於樂天一等。錢牧齋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不知定山其自謂知白沙亦未必也。

語要

聖人之道貴無言而不貴有言言則影響形迹而無言則真靜
圓融若憤也而真見若冥也而真趣若虛寂也而真樂彼以天
得而此以天與極其自得之真而出乎意象之外是以聖人不
貴有言○吾之此身受形父母既有此形則有此理使吾身有
一理不盡吾於父母之形為徒受矣○浙人余中之過溪雲以
皇極經世之學授余讀其書至王天悅所謂推以某甲之年月
必得某甲之時日而後富壽必先以某甲之年月而後貧賤以
至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精麤巨細之事無不皆
然而至所謂福善禍淫略無一二余雖口唯其義而心實不敢
以為學也○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為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
則瑩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群妄自然退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

用舍各中乎節。○屈原長於騷，董賈長於策，楊雄韓愈長於文，穆伯長李挺之邵堯夫長於數，遷固未叔君實長於史，皆諸儒也。朱子以聖賢之學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書五經綱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呂曆數之學，又皆與張敬夫呂東萊蔡季通者講明訂正，無一不至，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此也。豈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六經莫大於易，而易有陰陽也，方其無言也，易具於心，渾然無爲，及其有言則孰爲陰，孰爲陽，而陰陽之授受皆傳之紙上，而易始散矣。易非散也，紙上而易自散也。四書莫精於中庸，中庸言性道教也，方其無言也，中庸具於心，噩然無名，及其有名則孰爲性，孰爲道，孰爲教，而性道教授受者得之口耳，而中庸始亂矣。中庸非亂也，口耳而中庸自亂也。詩書禮樂春秋論孟莫不皆然。○心非靜則無所斂，主乎靜者斂此心而

不放也。心非敬則無所持，居乎敬者持此心而不亂也。理非窮則無所考，窮乎理者考此心而不失也。○往年白沙先生過余定山，論及心學，先生不以余言爲謬，亦不以余言爲是，而謂余曰：此吾緝熙林光之在清湖者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世之好事詆陳爲禪者，見夫無言之說，謂無者無而無，然無極而太極，靜無而動有者，吾儒亦不能無無也。但吾之所謂無者，未嘗不有而不滯於有，禪之所謂無者，未嘗有有而實滯於無。禪與吾相似而實不同矣。○道無不在，一大渾淪者散在萬物，散在萬物者俱可打成一片，而衆人則不知也。○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爲我兼愛虛無寂滅，蓋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楊墨佛老之所無也。屬聯比對點綴紛華某題

立某新說某題立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
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乎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葬卒
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也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
而已朱子謂廬山周宜榦有言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
年科舉始得蓋已深惡之矣○天地萬物總吾一體牕草不除
皆吾生意元會運世皆我古今伏羲周孔顏曾思孟皆吾人物
易書詩禮春秋皆吾六經帝力何有太平無象皆吾化育○天
之生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
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
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
之者非制其過可乎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別號東白南昌人少爲神童以閩多書父攜之
入閩使縱觀焉登天順庚辰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故事教
習唐詩晉字韓歐文而先生不好也日取濂洛關閩之書讀之
授編修成化初疏請行三年喪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
人厚俗與當國不合移病歸家居二十年益潛心理學弘治初
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陞南京侍講學士終
養九年召修大明會典進翰林學士侍經筵上注甚特遷卑座
以聽其講丁憂喪畢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爲治化根源莫切
於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敬齋箴宜將此書進講上因索觀之
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武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未及土而卒
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旣得君嘗以前言往行非時封進

不知者以爲私言也。孝宗晏駕，爲人指摘，先生亦不辨。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稟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已先發陽明心卽理也之蘊，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已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冥地之蘊，則於此時言學心理爲一動靜交致者，別出一頭地矣。

語要

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蕭宜狎蚤遊聘君之門，友克貞、公甫、居仁諸子，不飾廉隅於泥坐蛇行，不詭冠服於呂緇象佩，不縱浮談於太極。○此道自程朱後，所寄不過語言文字，循習旣久，只形諸文字，而言語殊不之及。形諸文字，纔能執筆，卽於性命之奧，帝王之略，極力描寫，不以爲異。若言語間有及之，聽者雖面相隆重，退輒號笑之曰：「此道學。」又或公排擯之曰：「此僞學。」士風一至於是，然實由言語者所談非所見，所見非所履故也。○吾人致力於大本，須灼見外教同中有大不同處，此理在天地間，如今造版籍糧冊相似，有總有撒，徒知囫圇一大塊，而不知辨析於毫釐，略窺影響，便爾叫噪，不復致詳致謹，反謂得人所未得之真樂，鄙禮法爲土苴，啗簡策爲糟。

相率至顛耆老死大抵實有此者氣象自別語言動靜何莫非此若不養得深厚皆是徒然此本不蹉蹊不差異不高遠不麓率不放肆彼言動之蹉蹊差異或務為高遠麓率放肆者則其人之能有此與否可知已○天池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晝夜不息者其心無他惟在生物而已雖其雷霆之震擊霜雪之凋殘亦所以破其頑而禁其盛非心乎殺之也人即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續然實皆得是生物之心以為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則是身無以生矣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獨有諸由是誘之以聲色之紛華臭味之甘美得之不得而喜怒哀樂之發遂不能無私焉身既有私則此心或為之蔽而天理漸以泯矣○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陳選字士賢號克菴台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丘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實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文莊曰吾聞荀卿云賢聖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羅一峯論奪情被謫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視其品秩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已督學南畿一以德行為主試卷列諸生姓名不為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學宮諸生分房誦讀入夜燈火熒然先生以兩燭前導周行學舍課其勤惰士風為之一變成化初改中州提學倖奄汪直巡視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先生曰提學愈怒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宗主斯文為士子表率不可與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五
都御史比直既懾其氣岸。又諸生集門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轉按察使。歸奔母喪。喪畢。除廣東布政使。肇慶大水。先生上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奄韋眷橫甚。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先生移文獎瑤。眷深憾之。番人買貨。詭稱貢使。發其僞。逐之外。使將市狻猊入貢。又上疏止之。皆眷之所不利者也。眷乃誣先生黨比屬官。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共鞫。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駿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爲証。駿曰。死卽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書入詔。錦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駿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誑誤觸法。爲

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恨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罪。願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以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殂。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而遣。子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張駿之事觀之。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

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為鐵門關，難過。主「一」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奉旨禮部看了來說。署部事侍郎鄒幹寢其事，繼而家居。讀提學頒行勅諭教條，有合於程朱教法，喜曰：此學校正教。

也。然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六等，考文為三等，以告當路。當路亦不省。凡先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具，得五金。兄子從行，謂之曰：死則瘞我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宿，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不足多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鎮海。先生生於鎮海，遷於龍岩，晚定居於漳之玉淵。成化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百尺竿頭，豈無進步。奈何東白以得真一言，遂為金柅。康齋白沙終成欠事。然先生之學於康齋似近，於白沙差遠。而白沙言聞其學術專一。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六
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蕺山劉先生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卽慎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慎獨義。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是故東白得真之言。亦定論也。

心學圖

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

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倒書一復字。靜作黑十六點。動作白十六點。蓋太極生兩儀也。十六點之外。每點各作十點。如旋螺彎而向左。十點之外。又各作十六黑白點。共三十二點。大於前之三百二十點也。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爲中。曰立夏。蓋兼太極而一之也。其一爲君子法天之圖。

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圖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向上曰復靜之左中分其圈而爲黑黑外爲白白外復爲黑動之右中分其圈而爲白白外爲黑與大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

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

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卽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卽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卽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一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周公待旦孔子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

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又多失其真傳焉

學校考德等第式

上上等 卽能主敬窮理修己者

上中等 卽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

中上等 性行端潔 居家孝弟 廉恥禮遜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中中等 通明學業 曉達治道

下上等 能習經書

下中等 惟記誦舊文 務口耳之學

考文等第式

上等 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如此則王

拱辰夏竦不魁矣

中等 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考德

名在上之上則考文雖下必取如此則程正叔

不報罷矣

考德名在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

不得魁選如此則王佐不狀元矣

答書

所論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細釋之以庶幾淡乎道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細釋之者以爲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細釋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澁微密者也今欲細釋之於繭爲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爲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

者也。故苟非先養其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蘊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繹到八九分，則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皆其蘊者耳。得其蘊，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繹，則物物皆不能繹。譬如印板，但印出一張糊模，則張張皆糊模。心蘊之病，何以異此？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矧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爲一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

用敬。進學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夫理，又有高明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觀奧，皆有明轍，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答周公載○夫學一也，豈有道德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卽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卽俗學，只在義利之間而已矣。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習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方，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同上○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

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泛泛焉務多讀書而無卽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荅何叔丘○蔡九峯之學未得爲淳。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並言。亦可見矣。若物之表果有一個獨立者。則是莊列之元虛。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正亦同此。是皆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旨。見得不透徹故也。同○世人言執古貫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謂古者卽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於性成者乎。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爲禮。今人必以飲酒食肉爲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真有兩個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個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辨執古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張吉字克修。別號古城。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謫判景東。以詩書變其俗。土官陶氏遣子從學。卽能以禮自處。歷肇慶同知。梧州知府。轉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搜賊勦平之。正德初。進正使。轉布政使。歷山東廣西。忤逆瑾。降兩浙鹽運使。瑾誅。更河南廣西叅政。至貴州左布政使。以疾歸。十三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當有去取耶。遂屏絕人事。窮諸經。及宋儒之書。久之。見其大意。歎曰。道在是矣。語學者曰。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契也。終以

象山爲禪作陸學訂疑蓋居業錄之餘論也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周瑛字梁石別號翠渠福之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知州歷南京禮部郎中知撫州鎮遠至四川右布政使先生以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辨又以緩葬溺女著教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固以博爲事也蚤年卽有求道之志與白沙醫閭爲友與醫閭詩云黃門僊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然先生以居敬窮理爲鶴白沙之學有所不契寓書李大厓以辯之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旣多自然融會

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既復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之晉江人。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總髮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圻學易，得其旨。蔡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王端毅爲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禮部，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起爲江西提學副使，爲寧庶人所不喜，終不肖輕屈，疏乞致仕。逆瑾亂，政倣蔡，京名龜山故事，起南京祭酒，而先生已卒。正德三年十一月也。年五十六。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蠶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觀於此言，知不爲訓詁。

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爲徵。又辯七占古法皆佳論也。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先生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讀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視。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而論象山則猶謂未免偏安之業。恐亦未能真知白沙也。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

語要

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愚惡者所均有也。心術言行身之精也。思齊賢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其力焉。是無身也。所存者膚殼焉而已矣。多言何爲。○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語之末。因仍造次之間。故君子慎獨除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虛而一盡矣。○最要靜。愈靜愈靈。○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洩耳。故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前輩云：臯夔稷契何書可讀。蓋此數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吾嘗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擇術哉。使臯契生今世。吾知其自不能已於讀書。但讀之得其術耳。○每

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爲也。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天地人物。欄柄皆在靜上。○心當靜極。天機見。氣到完時。鬼力隨。○凡能爲百姓立久大之利者。類非作色於旦夕者所能也。○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爲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嘗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驚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閒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

道。○某今乞終養者。心有所不安也。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心安之爲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處置得是。卽是爲親也。○來書以有道二字相稱。爲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二字加某者。雖其人甚的。某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褒名節字。以相爲重。便是標門標戶矣。○心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爲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瞶於眼前矣。○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

置其身不善者也。○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生之學則出自慈湖。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毫分縷析。較便宜。若個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事。十分明白。十分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德性工夫。居多者也。其論詩曰。詩成正是不因題。看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奈。未須搜擾苦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曰。不爲世態酣濡。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霏暮雲。始筆下有自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蓋其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日。是以其言論。概以六經爲吾心註脚。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無一足嬰其懷者。此可見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開物成務之實。終必有疎處。苟其疎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噫。

千聖相傳家法。類皆自博至約。而一敬以成其終始。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者。而稍墜於徑約。既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容可過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集中屢屢以夫子欲無言爲說。因子貢之多言。愚以爲安知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之後學將有得之日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真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夫道也者。平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鶩。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爲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此正統所以獨歸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爲偏安之業也。讀蜀阜存藁私記

省身法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濶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

聲其辭語。○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巖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莽而間爲周公。曹操而間爲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畜者危矣。噫。○德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毋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身。卽此目前一啓齒一蹂足。皆道所存。○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培夜氣。引旦

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閒適。蕩蕩復平平。○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爾。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在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肖親嘗爲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砥柱於中流。○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爾尚敬爾心術。慎爾行事。而和厚爾辭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人於明日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嗤議。而况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服食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

百病自遯。○周子之機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如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人心。今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滋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今年將暮矣。不及今而畜三年之艾。今七年之病。竟何時而起矣。○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今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鐘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瑩。○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

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疎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業。副天下。嗚呼。豈不真烈烈然大丈夫哉。○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洒落之趣。真是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危哉。○格天之功。與於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嗔。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累官至提學副使終
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致仕嘉靖五年六月
癸酉卒先生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
治要諸疏故事四品有祭無葬上以其孝行特給之戢山先師
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當有往來
問難而今不可攷見矣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累官至提學副使終
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致仕嘉靖五年六月
癸酉卒先生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
治要諸疏故事四品有祭無葬上以其孝行特給之戢山先師
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當有往來
問難而今不可攷見矣

南山素言

人得天地正氣以生，直養之曰正學，順行之曰正道，養之弗直行之弗順者邪也。○君子誦聖人之言，愛之如父母，敬之如后王。○好人譽己而忌稱人之善，惡人毀己而樂道人之惡，民俗斯下矣。○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心亦果有異於古之心乎。○飲食男女入道之門也，故君子謹微。○務禮義以養心者，積久而身潤，務旨甘以養口者，過則疾病生焉。○聖人之道，盈天地皆是也，學者反諸身而求之，可見矣。吾身一天道也。○薦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也。○耽淫樂者必耽色，好善人者必好學，邪正各以類動也。○天下之人，凡孔子所不與者，皆異端也。鄙夫佞人，鄉愿是也。○伊川之學而有魏公之量，荆公之時亦可以

舉禮樂矣。○明道善處荆公。伊川不善處蘇公。亦可以觀二子矣。○范仲淹。司馬光。李綱。胡寅。文天祥。此五人者。三代以下豪傑之才也。充其識量。皆可以與諸葛亮並立矣。○治家亦欲嚴嚴然後和。和然後久。○邵堯夫。蔡元定。皆有廣易自得氣象。蓋務精義之學故爾。○冠婚喪祭家法之本也。○好聞過。不若好改過。○俗吏聖門蠹家之賊也。腐儒聖門敗家之子也。○經筵得真儒。人主無非心。朝廷得賢相。人主無過舉。○君子與時進退。故終身無咎。○心內也。言動衣冠外也。內外交正。然後謂之君子。○君子處事過緩則怠。過速則踈。其損一也。○聖人吾不得見矣。吾見六經矣。因語以求其心。聖人亦可見矣。○無實之名。禍之門也。無名之實。禍之基也。○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民生不可一日無穀帛。尤不可斯須無禮義。○學者有繼聖之心。匹夫有顯君之志。皆分內事耳。○學然後知過。學之篤然後能改過。○古者文以載道。宋景濂得其華。方正學得其大。○五經皆史也。易之史。與書之史實。詩之史。婉禮之史。詳春秋之史。嚴其義則一而已。○士而樂放佚者。漸與無忌憚近矣。

叅政羅東川先生僑

羅僑字惟升別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從學於張東白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除大理評事時逆瑾擅政劉大夏論戍先生上言非勸大臣之道免官歸瑾誅復官又以病歸文成起兵討宸濠請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台州府禮布衣張尺問民疾苦治行第一陞廣東左叅政上疏乞骸骨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學是靜存動察切實工夫未必有自得處但砥礪頗密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潛心語錄

凡細微曲折之不能謹，惰慢放逸之不能除，只是心生養不熟。持敬工夫尚欠耳。○每於暗室中靜坐久，亦自生明，觸目光輝，豈有此心靜久而不生明者乎。○人心有明暗何也，明者是原來天理，暗者是後來私欲。○用心專一，便是敬。○平日有矜持之工夫，則隨寓有安舒之氣象。○欲求道者，必於心上理會，欲求心者，必於性情上理會，欲求性情者，必於事物上理會，心正則性情正，性情正則事物當而近道矣。○欲看動時無差，須在靜時無欠，欲看行時無差，須在知處無欠。學者工夫，不過謹於性情，心術念慮之微，喜怒憂懼愛惡嗜慾視聽言動衣冠寢興食息辭受取予出處進退窮達患難死生之際，涵養於平時，察識於方動，審決於臨事，則無適非道，而效驗隨之矣。○身在此

心卽在此事在此。心卽在此精神專一。莫非天理流行卽敬也。愈嚴愈密是之謂篤恭。事如是。心亦如是。表如是。裏亦如是。純粹真實莫非天理周匝卽誠也。積中布外是之謂王道。然敬則誠矣。誠則敬矣。○心不能無感。未發時寂然爲靜。然不妄動亦是靜。感而遂通爲動。動而內照深沈存神默運於其間亦是靜。○所得多在靜中。動時所得皆受用乎靜中也。而動靜一矣。所行多出所知。行處有得皆受用乎所知也。而知行一矣。當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互見。不可截然分先後。未發是靜。已發是動。然靜已涵動之機。到已發必以靜爲之根。所存主處便是靜。所發見處便是動。動中有靜也。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凡事循理卽是敬天。蓋天卽理也。○凡一言一動。一語一默。一出。一處。一取。一與。皆須有當然之則。學六終

明儒學案卷四十七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文定張角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峰先生岳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明儒學案卷四十七

諸儒中一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參閱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

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時章楓山先生為祭

酒皆正已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怒

奪職為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

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書改入禮部丁

父憂服闋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

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詔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敘揖畢危坐觀書

雖獨處無惰容。食恒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敘爲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爲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

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卽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爲氣者。在人爲心。在天爲理者。在人爲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同。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感應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卽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爲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旣生之後。明覺是心而非性。信如斯

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爲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祇有動靜而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性。已發之和爲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卽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觀此知李見羅道性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噉蹴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卽當其靜而性之爲怵

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卽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於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義以爲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便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

生之功偉矣。

困知記

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真其或認心以爲性差毫釐而謬千里矣。○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道則然。卽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是故至精者性也。至變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見乎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顧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是理哉。○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

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旣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據其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旣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

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耳。○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格物之格。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物卽我。我卽物。渾然一致。○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爲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闢一闔。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

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義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與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說具在。必求所以歸於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誠以此言精思潛玩。

久久自當有見。所謂叔子小有未合者。劉元承記其語有云。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者道。竊詳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來只此是道觀之。自見渾然之妙。似不須更著所以字也。所謂朱子小有未合者。蓋其言有云。理與氣。決是二物。又云。氣強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似此類頗多。惟答何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卽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爲截直。深有合於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見。不知以何者爲定論也。○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蓋一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請以從古以來。凡

言性者。明之。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者。隱然寓乎其間。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者。分之殊也。天命之謂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謂道。分之殊也。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張本思。孟以言性。既專主乎理。復推氣質之說。則分之殊者。誠亦盡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氣質而言之矣。曰氣質之性。性非天命之謂乎。一性而兩名。且以氣質與天命對言。語終未瑩。朱子猶恐人之視爲二物也。乃曰。氣質之性。卽太極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夫既以墮言。理氣不容無罅縫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無往而不通。所以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不亶其然乎。○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慎其

獨以此夫。○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質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爲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爲物之道。鈞是人也。而道又不盡同。仁者見之則謂之仁。知者見之則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所云君子之道。鮮者。蓋君子之道。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慎獨。所以修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學者粹難理會。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卽此而在也。上文戒懼恐懼。卽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

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第。其固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旣思卽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循體認。要不出方寸間耳。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真如一物。

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矣。壹壹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爲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養卽不須大段着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爲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卽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能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思主。省察乃輔佐也。○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卽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以陰陽爲

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爲。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爲。而太極非神也。爲之爲言。所爲莫之爲而爲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蓋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爲神。分而言之。則爲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唐宋諸名臣。多尚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旣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

如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象山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耳。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蝕。孛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常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太極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

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亾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有。有此物。卽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卽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亾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亾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亾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爲何而發。夫人

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至於我者謂之心耳心之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耳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卽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爲一矣如其爲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哉○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如何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

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

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而言及於性者。絕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誠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卽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旣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卽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

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

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脉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卽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卽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沒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席文同鳴冤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却裁去不用。果何說耶。似此之見。非惟

無以直象山之冤。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澄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然亦有未合處。所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澄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

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竊嘗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始終。莫不皆然。胡敬齋窮理似乎欠透。如云氣乃理之所爲。又云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爲。又云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又云有理而後有氣。又云易卽道之所爲。但熟讀繫辭傳其說之合否。自見。余子積之性書則又甚焉。又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胡敬齋力攻禪學。但於禪學本末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有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乎判耳。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

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乎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蓋心性至爲難明。是以多誤。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卽無性。除却性卽無心。惟就一物中剖分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居業錄云。婁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夫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設使能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必以爲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愚讀此條。不覺慨然興歎。以爲義理之未易窮也。夫法者道之別名。凡事莫不有法。苟得其法。卽爲合理。是卽道也。搬木者固不知道爲何物。但據此一事。自是暗合道妙。與夫婦

之愚不肖與知能行一也。道固無所不在。若搬木得法而不謂之道。得無有空缺處邪。木所從來。或有非義。此蓋責在主者。夫豈搬者之過耶。若搬者即主。則其得此處。自是道。得之非義。自是非道。顧可舉一而廢百邪。禪家所言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蓋但以能搬能運者。即爲至道。初不問其得法與否。此其所以與吾儒異也。克貞雖是禪學。然此言却不差。乃從而譏之。過矣。○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偏。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真如。瞞肝佛性。大要以警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既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瞞肝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末乃云自

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此欄柄。愚恐其未免於籠統瞞肝也。况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改葬墓碑。并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喝。何邪。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詩云。繡羅一方。金針誰掇。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別一絕句。其意可見。注乃謂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溥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

明倫彙編卷四十七
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曠而充之卽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過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注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

矣哉○楊方震復余子積書有云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此言甚當但亦字稍覺未安○人呼吸之氣卽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耳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卽氣卽理皆然○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易忒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

則如是而應有不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中和之氣自爲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知覺爲性之謬耳。夫以二子

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卽事卽物之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蓋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爲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爲神，果何別耶？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會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爲形而上者有之矣。黃直卿嘗疑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掩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

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天地人物止是一理。然而語天道則曰陰陽。語地道則曰剛柔。語人道則曰仁義。何也。蓋其分既殊。其爲道也。自不容於無別。然則鳥獸草木之爲物。欲名其道。夫豈可以一言盡乎。大抵性以命同。道以形異。必明乎異同之際。斯可以盡天地人物之性。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強分別也。體之靜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所以似是而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耳。慈湖說易。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

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卽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卽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於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卽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昭昭矣。○愚嘗謂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

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旣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卽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哉。况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悞矣。藐法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邪。○因閱慈湖出賦詩三章。斜風細雨釀輕寒。捲卷長吁百慮攢。不是皇天分付定。中華那復

有衣冠。一裝成戲劇。逐番新。任逼真時總不真。何事貪看冷畫夜。只緣聲色解迷人。二鏡中萬象原非實。心上些兒却是真。須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三程子解道心惟微。白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解得極明。些兒二字。乃俗語。康節詩中嘗用之。意與微字相類。天人物我。所以通貫爲一。只是此理而已。如一線之貫萬珠。提起都在掌握。故盡己之性。便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慈湖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是將形影弄精神也。殊不知鏡中之象。與鏡原不相屬。提不起。按不下。收不籠。放不開。安得謂之一貫邪。○慈湖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徹。然於中則曰允

執於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如水泡乎。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又何有於安排而置之勞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即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間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爲而能復其本體之一邪。曰敬。○書之所謂道心。即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夫之性也。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夫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爲已發。則將何者以爲大本乎。愚於此不能無少異於朱子者。

論學書

吾人有此身。與萬物之爲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以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與王陽明○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物格之訓也。來教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

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不能無疑者一也。執事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是一物，謂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川上之嘆，鳶飛魚躍之旨，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邪？不能無疑者二也。執事又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矣。且旣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

果孰先乎？孰後乎？不能無疑者三也。同○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爲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二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者卽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却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卽理，而以窮理爲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爲卽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答允恕第○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高見謂非聖人不能是以

不能無疑於鄙說。愚以爲常人之心亦有時而寂。但茫無主宰而大本有所不立。常人之心亦無時不感。但應物多謬而達道有所不行。此其所以善惡襍出而常危也。旣是人心動靜如此。旣不容獨歸之聖人矣。至余所云物格則無物者。誠以其功深力到而豁然貫通。則凡屈伸消長之變。始終聚散之狀。哀樂好惡之情。雖千緒萬端。而卓然心目間者。無非此理。一切形器之粗迹。舉不能礙吾廓然之本體。夫是之謂無物。孟子所謂盡心知性而知天。卽斯義也。答黃筠溪○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

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耳。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經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爲分別事識無疑矣。答歐陽少司成○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賢契所得在此數語。夫謂良知卽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蓋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旣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爲體也。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卽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卽明覺之自然也。大傳所謂天下之至精。卽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神。卽明覺之自然也。大雅所謂有物有

則卽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卽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孔子嘗言知道知德。曾子嘗言知止。子思嘗言知天知人。孟子嘗言知性知天。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旣判。體用自明。以用爲體。未之前聞也。○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實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爲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著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耳。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旣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實履。則自頂至踵。寧復少有分別乎。○以良知爲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白沙所謂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自茲以往。但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是也。

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先則當急。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以良知爲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俱同上

讀佛書辨

抽困知記中辨佛書者另爲一帙

金剛經心經可爲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閒言語耳。且多誕謾。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大槩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云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而首尾衡決。真妄不分。真誠淫邪遁之尤者。○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

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爲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謂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爲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

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磨弟子婆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

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卽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卽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卽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真是元妙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第一卷。首言諸識有二種。生住滅。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次言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又云。畧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爲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又云。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又云。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

亦應滅。而自真實相不滅。非自真實相滅。但業相滅。若是其實相滅者。藏識則滅。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議論。又破外道斷見云。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又云。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又云。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又偈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偈云。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第二卷有云。一切自性習氣。藏意識。習見轉變。名爲涅槃。注云。自性習氣。謂衆生心識性。執熏習氣。分藏意識者。卽藏識與事識。由愛見妄想之所熏。習轉變者。謂轉藏識事識爲自覺聖智境界也。有云。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有云。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有云。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有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

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乘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注云境界分段者六識從六塵生也習氣長養者言六識不離七識八識也我我所計著者言七識我執從思惟彼因彼緣而生不壞身相藏識卽第八識謂此八識因於六識能緣還緣自心所現境界以計著故而生六識能總諸心故云心聚生也展轉相因者八識轉生諸識六識起善起惡七識則傳送其間海喻八識浪喻六識以六塵爲境界風境界乃自心所現還吹八識心聚轉生諸識若生若滅亦猶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風息則浪滅故云意識滅七識亦滅也又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智慧生注云現前一念爲塵境所轉故有業縛而本有覺智亦隨妄而轉若了妄卽真離諸有相及至佛地則

復平等大慧矣第三卷有云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又云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如水中月注云根塵及我和合相應而生是識此不知自性相故若知性相則一念靈知不假緣生故云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相惟是一而有離不離之異故云得不得也又偈云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淨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注云得無思想法則轉識爲智此是菩薩而非聲聞智之始也寂靜勝進忍卽如來清淨忍智智之終也第四卷有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

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爲無始虛偽惡習所薰名爲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暴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註云此隨染緣從細至粗也若能一念迴光能隨靜緣則離無常之過二我之執自性清淨所謂性德如來則究顯矣有云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註云識藏以名言者由迷如來藏轉成妄識無有別體故但有名若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爲如來藏也有云披相者眼識所照名爲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爲聲香味觸法是名爲相妄想者施設衆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

不立名相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有云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謂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白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刹那時不住注云不壞者不斷也攝受意識者以五根攬五塵攝歸意識起善起惡有云愚夫依七識身滅起斷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注云愚夫所知極於七識七識之外無所知故因起斷見而不覺識藏無盡見其念念相續故起常見由其自妄想內而不及外故不能知本際然妄不自滅必由慧而滅也又偈云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爲說常住注云意由八識而起而八識意之

所住故謂之宅。以是言之。自不容以七識身滅而起。斷見彼又於意及眼識等斷滅處。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者。此皆凡外自妄想見。故不知本際。如來爲是說常住也。經中言識首尾具於此矣。間有牽涉他文者。不暇盡錄。然已不勝其多。亦無庸盡錄爲也。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卽涅槃。涅槃卽生死。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爲妄。悟之則爲真。苟能滅妄識而契真識。則有以超生死而澄涅槃矣。真識卽本覺也。涅槃卽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耶。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藏識爲主。而分爲數類。以盡其義。藏卽所謂如來藏也。以其舍藏善惡種子。故謂之

藏。其所以爲善爲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耳。而有本有末。曰真相。曰真識。曰真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兼曰涅槃。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樂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藏識。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象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想智。隨轉。此爲一類。言乎本末之所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爲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名爲涅槃。曰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無所有。及勝。曰遠慮。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

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其脩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真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識者人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旣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卽真。又混真妄爲一途。蓋所見旣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顧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簡而易見耳。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真。半爲妄哉。若夫

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卽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旣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將

非幸歟。○達磨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真空卽清淨涅槃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亦識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

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固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脉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更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七
三
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知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所當辯者三字耳。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卽萬法耳。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耳。余於前記。當有一說。正爲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此言殊不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旣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偏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耳。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卽

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
心者則與生死相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
此矣。○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
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智。非求
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
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邪。汾州
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
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
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
邪。蓋無業是本分。又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
倆伎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知覺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
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嘗見金剛經有是法平等。無有高

下之語。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卽是平等。豈容有二。
又嘗見楞嚴經有兩段話。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
精不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聲聞有
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
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
離字。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道。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
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爲一
異。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
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道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
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
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耳。○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
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

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
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自充滿於法界
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旣
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
黃華旣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
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
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
對黃華而顯相非被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
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
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
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設不滯是非若不見
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

識般若所以皆成淨論宗果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
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底破
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
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
是不同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
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
曰道是亦得卽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卽後非彼有
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
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
何在邪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
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華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
在鳶飛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

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華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華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宗杲謂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恁麼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旣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是實，是虛妄。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觀此數

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真邪？○杲答曾天游侍郎書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悵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設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盲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踏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齊壽，只這太虛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

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個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脚踏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此頌第三句卽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無適無莫若非義之與比何以異於水上葫蘆哉○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耳

明儒學案卷四十七終

明儒學案卷四十八

諸儒中二

姚江黃宗羲輯著

故城賈潤叅閱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汪俊字折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弘治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正德初忤逆瑾調南工部員外郎瑾誅復還翰林歷侍讀學士嘉靖初晉吏禮二部侍郎禮部尚書兼國史副總裁大禮議起先生力主宋儒之議上爲遷延者二年先生終不變於是上怒甚罷其官久之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先生之學程朱爲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爲心而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析以造化言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處非

氣之充塞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亘萬古而不易，卽是理也。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乎心爲車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岐心性而二之，猶之岐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先生旣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以心卽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楊止菴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陽明過弋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絕，非四絕也。序云：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畱不盡之興，與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散，何事深林尚閉關。乘興相尋涉萬山。

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門却有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覓之於辭，以是爲絕交，則又何說。

濯舊

孟子道性善論者猶紛紛也。至宋程張闡明之。而孟子之說始
 白於天下。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張
 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所謂性即理也者。必先有見於性之為
 體。而後理可言也。猶曰。天即道也。亦必有見於天之為體。而後
 可言其為道也。二子之論。蓋皆即氣而指其本體。未涉於有者
 為言。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在義為理。主於身為心。其實一
 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則涉於有矣。又曰。人生而靜
 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可說則涉於有矣。又有二
 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其初則性
 也。朱子宗二子立說。似有未同者。性說下四條同○陽伸陰屈。發而為

春夏動也。陽屈陰伸，歛而爲秋冬，靜也。此天地之化運行而不已也。若天地之心，則所以主乎是者，不可以動靜言。邵子曰：動靜之間，於復言之。於姤亦言之。蓋謂於此可見，非以復姤爲天地之心也。曰：天心無改移。曰：太極不動，性也。其指微矣。知此則程門所論未發之中，及所謂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心自若，皆在是矣。○好惡情也。情有所自，出於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卽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也。好惡未形，而其理已具。故曰：性卽理也。○孟子論性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而又曰：求則得之，性待求而後得耶？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洋如在，神何嘗無無之者人耳。○有理有氣，氣形而理性。朱子之說也。程張之論，蓋不如此。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性卽理也。此程子之說也。朱子論性，自謂宗程張立說。

似非程張本旨。○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至誠盡其性，聖人事也。盡人物之性，不過因其氣質而裁成輔相之耳。曰：其性曰人之性，曰物之性，未可以一律言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心能思，皆氣也。而心爲之主。性則心之體，有不涉於氣者。程子曰：性卽理也。張子曰：性立乎氣之外，然實不外於心也。世人以聞見爲心，但知囿於形氣者耳。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乃無外之天心也。朱子分理氣兩言之曰：得氣以成形，得理以爲性。恐非程張本旨。程子有言：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求。又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程子蓋以心性合言之。若張子心能盡性。

性不知檢其心蓋分言之學者究二說而能通之則可以言性矣

心性說下五條同

○心性一物也不可分分而言之則性乾道也心

坤道也凡從心而出者皆性之德也臣之所行皆君之令也妻之所生皆夫之子也然非以天地君臣夫妻對立而言也卽地之道而天在其中卽臣之道而君在其中卽妻之道而夫在其中卽心之道而性在其中矣故曰一物不可分分而言之可也○虛靈應物者心也其所以爲心者卽性也性者心之實心者性之地也聖人之心仁義而已矣由仁義所散爲萬事皆道也仁義之心乃其性也得於天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至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性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性卽理也若心則涉於有象而可言矣程子有言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能動者謂之情其旨微矣○心有動靜一語一默一寐一

寤動而陽靜而陰若流行之用而本體則性也無聲無臭寂然不動無語默寐寤之間者也程子論中庸有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蓋謂此也旣又自以爲未當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自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自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蓋合心性而一言之與前說初不相戾也正蒙性者感之體感者性之神以感言心與程子一說朱子謂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其言是已而繼之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恐非程張之旨○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程子蓋爲心無形體操存舍亡猶言用行舍藏云耳存亡猶隱顯也此正孟子善論心處言范女識心不識孟子蓋謂此也又曰放心是心本善而流於不善也言放心不足以言心非心之本體也他錄有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者是欲合

而究之則程子示人明且切之意彰矣。或曰子謂心無形體乃其本體則是所謂無體之體亦可得而見乎。程子有言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云性卽心之所具之理也。知性則物格之謂於學者亦自有實地可據。然性之爲義則隱矣。○好惡情也。好善而惡惡性也。好之惡之者心也。物至知之好惡形焉。心之動而應乎外也。事物未至好惡未形。心之靜而專於內也。若性者則其不易之常體不可以動靜內外言矣。性○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此程子之說也。蓋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有跡可指者皆器也。卽道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則親上本乎地者則親下。亘萬古而不易理定故也。器有成毀而道則常在。以人事言之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皆器也。卽道也。政有舉息而道則常在。程子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道器說下二條同○運於無形之謂

道。形而下者不足以明之。散殊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此張子之說也。蓋謂太虛者氣之本體。爲性爲神。是謂形而上者。其聚而爲物。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是謂形而下者。與程子之說異。朱子宗程子立說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也。人之生得理以爲性。得氣以成形。其推於人事以事爲形而下之器。事之理乃道也。事不合理則是有器而無道。蓋岐而二之。又非程子之說矣。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所謂器亦道也。但要識真妄。妄則不誠無物。何器之云。○程子言凡事有本末。不可以本末爲兩段事。本道也。末器也。卽

道也。朱子解之曰：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竊以爲是。乃程子之本旨也。○心體也，事用也。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跡未嘗判，此程子一原之旨也。皆善事也。或主於立名，或主於爲利，無是二者，而或但出於一時之意氣，其用雖是，而其體非也。若主於義，曰：此吾之所當爲也，則體用合矣。滯於用而不知養其所自出之原，俗學也。外於用以求真體之所在，異學也。無是二者之蔽，則得之矣。一原說○原始以未生之前言，反終以既死之後言，終者復其始者也。始未嘗有，則終亦無有。始未嘗無，則終亦無無。以爲未嘗有者，未嘗有我也。復其始，則無我矣。以爲未嘗無者，其所以爲我者，未嘗無也。安得隨死而亾乎。易說未嘗有動也。時靜而靜，初未嘗有靜也。動靜合一存，夫神神一

下二條同

○靜變而爲動，動變而爲靜，兩也。易也。道也。時動而動，初

而已。兩可言也。一不可言也。故曰：易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知事卽理，則無事矣。外不見物也。知理卽心，則無心矣。內不見已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止於理而已。○今學者喜言正心，而不言誠意，喜言致知，而不言格物，汨於異學故耳。誠意所以正心，格物所以致知，內外一理，此乃大學之道也。大學說○人之爲學，一心而已。蓋心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故學貴於知要，求諸一心而已。學之道奈何？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而心之體用全矣。他日語門人曰：主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乃定論也。刪朱子或問○道散於天下，而具於人之一心，所謂性也。性非他天命是矣。所謂天命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命之

流行也。五殊二實，其本則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所謂在天爲命也。受生於天，因各得是，以爲性。所爲在人爲性也。循性而出，散爲萬事，皆道也。修道以立法於天下，則教也。道形於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不可離也。而其實體在我一性而已。是故君子之體道也，不求道於事而嚴諸一心。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所以存天理之本然，無動靜之間者也。不睹不聞，隱且微矣。而至著存焉。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體道之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蓋重言之，非二事也。喜怒哀樂情也。四者形而天下之事，具發而中節，則道也。和所以狀情之德，道就事而言。四者未發，則性也。謂之中，中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道不出於一中，而實性之德。故曰大本。君子嚴諸一心，而性得所養，則大本立矣。本立，道行，所謂致中和也。程子

曰：致如致却，太平之致。蓋中和不可以力取，其要在慎獨而已。天地於此乎位，萬物於此乎育。此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而豈外於一心之妙用乎。中庸說下七條同 ○或曰：子亦求異於朱子乎。

曰：非敢爲異也。將求同於程子耳。中和之說，程門論說甚詳，似皆未領其旨。定性書言：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蓋自其不繫於心而言，則未發之中，自其因物喜怒而言，則已發之和，不可析爲二處也。若以動靜之時分體用，而以靜存爲致中，動察爲致和，非程子之本旨矣。豈以其近於佛氏止觀空覺爲一之論，遂寧過於分析乎。程子云：吾儒與釋氏，句句合，事事同，然而不同。其謂此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指心之本體而言。大學言正心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

正一物存焉則累其空明之本體矣。名其無倚曰中，名其無妄曰誠。名其無私曰仁，一物也。是謂天命之謂性，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指心之流行而言，是謂率性之謂道。忠恕一以貫之，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程子之本旨也。○常人有欲，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怒。失其欲則哀，得其欲則樂。其所以爲心者，非喜則怒，非哀則樂，情而已。聖人無欲，渾然一性，何喜何怒，何哀何樂，故曰：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由是言之，聖人之心未發之中也，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也。衆人之心則皆已發者也。然則聖人無發乎？曰：發而中節，物各付物，是皆未發者之所形，而其未發者固自若也。故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中以無過不及爲義，過非道不及非道，道者中而已。以

事言則各有中，以道言則一中以蔽之矣。中者大本，言道之體也。安得謂有二義乎？如言心正則百事皆正，若中有二義，心亦可有二義乎？○或曰：朱子論中和，其書成卷，子復有二論乎？曰：竊求諸程子而有疑焉。蓋程門指此爲傳授心法，故其門人論說最詳。龜山之南也，羅仲素、李延平實世守之。至朱子始自立說，以未發已發分屬動靜之時。學者但當因其時而各致其力，非復程子之說矣。周子圖說之主靜，自註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則是主靜之靜，乃所謂一者，而非陽動陰靜之靜也。伊洛源流疑出於此。若張子之天德，邵子之天心，皆指是爲說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語大語小，在上在下，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道是也，不可得

而見也。以聖人言之，動爲道，言爲法，行爲則。三千三百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心是也，不可得而見也。鳶飛魚躍，上下察也。明隱之不可揜也。猶贊鬼神之德，曰微之顯云耳。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卽其旨也。○君子喻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喻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爲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故君子從天不從人。論語說下條同○下學以所行言，上達以所見言，非二事也。下學而不能上達，由之而不知者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下學而上達也。○必有事焉，以持志言，勿正者，猶言有事而未嘗有事云耳。勿忘卽是有事，勿助卽是勿正。故程子以鳶飛魚躍言之。孟子說○仁者何人之本心是也。求卽其

本心之安，是爲仁也。然則求仁之方，但嘿以守吾此心可乎？曰：非也。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以至事賢友仁，學問思辨，皆爲仁之地也。近世右象山而左朱子曰：吾心學也。好異者靡然趨之，惑世誣民，其罪大矣。仁說○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一貫是矣。以學言之，則必有事於萬殊，而後一者可幾也。曾子之隨事力行，子貢之多學而識，皆親受業於夫子之門者也。顏子之博文約禮，而後如有所立，易之知崇禮卑，而後成性存存，皆一說也。程子論學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申明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可謂盡矣。陸氏之學，蓋畧有見於道體，遂欲單刀直入，以徑造夫所謂一者，又自以爲至簡至易，立躋聖域，故世之好異者靡然趨之，而不知其相率而陷於異端之說也。張子曰：儒者

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釋氏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程子有言：自物格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物格而先欲意誠心正者，未有能中於理者。據此可以斷陸氏之學。學說下六條同○氣質之性，生於形者也。心爲形役，故惟氣質用事。天地之性，言性之本然，初不外於一心也。生乎形而不役於形，超然獨立，物我並照，則本性見矣。學者知求復性而不知卽心以求，則未嘗讀孟子者也。性卽理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以格物窮理爲外，爲末而非之者，則未嘗讀程子也。○聖人之心，道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六經之爲教，皆出於聖人之心。故曰：心道也。常人之心，去道遠矣。於是乎有學，必窮理讀書廣聞見，而後理可明，必克己治心強恕，而後性可復。學而至於成性，而後聖人之心可言也。今始學者知習靜以入德，亦一門徑而

遂曰：道在是不假外求，則妄說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所謂在物爲理也。而其實體在我，何事何物不出此心。所謂處物爲義也。故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聞樂而樂，食旨而甘，居處而安，人之情也。理也。其居喪也，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居處不安，亦人之情也。理也。故君子之學，求不失其本心而已。○自誠明謂之性，誠則無不明矣。中庸論性而曰：慎獨。曰：篤恭，所以存誠也。自明誠謂之教，未至於誠者，必由明而後至。大學論學而首曰：格物致知，所以求明也。程子論天論仁諸說，卽中庸首章之旨。論窮理論進學諸說，卽大學首章之旨，皆本乎一心而爲言也。○儒釋皆從心地上做工夫，故有相似處。所謂以心役物，不以物役心，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夫豈不同。本末一貫，心跡合一。儒者之公而大也。釋氏離本末，判心跡，求以自私自利而已。○

動而陽靜而陰相循於無窮者是皆太極流行之用而其體初未嘗動也。體用說○通宇宙一氣也。氣之實陰陽是已。自其未成形者而言。天地法象萬物形色剛柔男女粲然有分實也。實者虛之所為形亦氣也。是皆可名之象耳。又自其本而言。未嘗有體曰太虛。虛而妙應曰神。神而有常曰天曰性。一物也。有天則有道。神天德化天道。一於氣而已。自其存主而言曰德。自其流行而言曰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正蒙說下三條同○耳目口體氣之聚而成形者也。視聽言動氣之虛而為用者也。曰陰曰陽。可分屬也。而皆統於一心。則不可分矣。氣之神也。合一不測之謂也。由此而通於性與天道。君子之上達也。由此而格於聞見。溺於物欲。小人之下達也。○客感客形與無感無欲惟盡

性者一之。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即程子道亦器器亦道之說。○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陰陽晝夜屈伸相感於無窮。所謂天所不能自己者謂命。而感之體即性也。故曰一性命。聖人之至誠無息。誠其性不息其命也。鬼神常不死。誠而已。故曰誠不可掩。此之謂知性命。則知聖人知鬼神。○曆家以日月星辰為天體。其度數有可紀者。皆以地而言耳。地有形質。則有四極。天之大也。莫禦。而其與地相為依附而旋轉者。則猶可量也。是故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若形影然。讀程語○儒者言性。釋氏亦言性。彼但認為已有所謂本。以利心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向之。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性。蓋闢佛老而為言也。雜說下二條同○朱子之後學者。知以理言性。不墮於釋氏之虛空矣。而未能識性者為體。則立言者之過也。○

禪學直截心地上用功却緣何用心粗彼蓋自以為道由我立命由我出其涉於跡者可勿深較程子不判心跡朱子不向用時勤猛省更於何處味真腴此儒釋異處學者要須識此

詩

心非目不見目自見之體須知瞑目前明明有先視以下論性○治

心如治目刮去膜與翳目淨視能傳心清性無際○胸中欲無

事須是必有事敬則心自虛乃照無物地○無物是何地萬化

從此出程門費講論此之謂未發○天理在何處本心原不昧

乃知堯舜心千年至今在○萬法總歸一一復何所歸太極本

無極天心無改移文中子意○釋氏談實際省心亦省事聖人亦何

心萬事一天理以下述程語○釋言理是障此錯認理字理即是吾

心無生亦無死○管窺亦見天只是不廣大盡心而知天乃見

天無外○靜中須有物莫若理會敬能敬則知此此是天命性

○戒懼一生心即此是慎獨物欲遏將萌乃是敬未足○閑邪

則固一主一不須閑敬則自無已天理本完全○主一謂之敬

一者之謂誠一則無二三何復言欲萌○此理最為約但恐不

持久既能體而樂不患不能守○心懈則有防敬則無間斷存

久體自明天理一以貫○只要立個心心即是天理此上有商

量應不出敬字○此心即性天京師是長安當下便認取須知

未發前○言止不言定須是止於事和則中在焉此理嘿而識

○坐井而觀天所見終不大試出井欄行却入井欄坐○堯舜

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道是堯舜心何嘗見道壞○萬象無所隱

向明乃天理如顧影壁間區區一物耳邵子之旨○湛一氣之本感

生方有象愛惡出太虛未勝則本喪張子之旨○性是無物地存心

即養性何者是存心不出誠與敬以下○道心心是道惟微道之體人心乃私欲已涉形與氣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馬理呂柟寇天敘輩相期許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逆瑾竊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先生與何塘長揖而已瑾怒其輕薄張綵曰此人有虛名未可驟加之罪終出爲南京稽勲主事瑾誅召還翰林時西涯以文藝籠絡天下先生以爲非宰相所急上書規之侍講經筵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磨切武宗指錢寧廖鵬而言也小人皆欲甘心之晉侍讀遂告歸嘉靖改元起原官尋擢南京祭酒大禮議起上疏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上以爲刺已也勒令致仕家居十六年以皇太子立選宮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轉南禮部右侍郎入賀聖節過家疾作而卒辛丑歲也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文敏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八
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於程子之言心學者則又刪之。以爲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真得。不隨朱子脚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爲霸儒。孫鍾元曰。文敏議象山陽明爲禪學。爲異說。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寧藩之事拚九死而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既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說。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此是以心爲知覺。以性爲理。不可以知覺卽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卽理之論自相反耳。先生旣言本諸天。故曰良。孟子謂知能爲良。則知能本諸天者。卽是以愛敬之理。決不僅以此知覺本諸天也。陽明單提良知而不及愛敬。其非懸空之知覺明矣。孟子上節知能並舉。言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能字皆歸併知內。蓋知是性也。能是才也。言性則才自在其中矣。

士翼

造化流行四時者氣乎。春當溫。秋當涼者理乎。理乃氣之條段。雖紛紜而不可亂者。溫涼以時。聖人也。冬過寒。則春行其餘。烈夏過炎。則秋冒其餘。熾氣偏理。亦滯中人之性也。春必溫。秋必涼。性善之譬也。故學修而性可返。若夫酷烈載沉。七年固旱。其下愚哉。非用湯之精誠弗回。○自求心習。靜之論興。竊見孔經之在世。猶襄獻之王周漢也。方伯連帥。雖曰同獎王室。然別出教令。自立社稷矣。夫心卽事也。事卽道也。事合於道。則心存矣。事戾於道。則心放矣。故動之不能亾靜。猶靜之不能亾動。各值其遇而已矣。靜而亾事。勿生妄念。勿從墮容。動而酬用。勿昧本心。勿殉外欲。動而殉欲。難以求靜。靜而襍念。胡以制動。今求靜曰真空。真識失之偏矣。○問伊川曰。性卽理也。然乎。曰。然。性者

仁義而已。曾謂仁義非理乎。仁義有不善歟。問孔子何謂相近也。曰。別其所賦之等也。問性何以有等。曰。氣也。然則氣卽理乎。曰。然。何以明之。今夫孩提。知愛其親。仁也。知敬其長。義也。卽其喜笑慕念。謂之愛。卽其恭敬推遜。謂之敬。是非氣乎。發於外。卽其在於中者也。理者。氣之條。善者。氣之德。豈伊二物哉。問氣有原乎。曰。有之。易曰。易有太極。詩曰。有物有則。夫極者。易之翕。則者。物之能。故曰。純粹精也。舍是而談理氣。支矣夫。○陽有知而陰無知。是故質受神。以爲運。魄資魂。以爲識。陽有去而陰常居。是故炎火熄而灰存。花色落而朽貯。人生爲陽。志則宰而氣則從。氣爲陽中之陰。人死爲陰。氣則升而魄則止。氣爲陰中之陽。○朱子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竊所未詳。蓋造化之原理。常聚而氣亦聚。人物之生氣。若散而理亦散。氣旣散矣。理安所附。是

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也。暑來禾生。寒來禾死。盡矣。明年又蕃其鮮者。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天命之謂性。故物之理。卽吾心之理也。外之物格。則內之致知。見天下之物。各有則而不可易。卽此則以應之。故時措之宜矣。曰窮理則隱而難求。曰格物則顯而可據。格物者。修治其目。人倫其先也。若泛乎其務。則荒而靡。卽故博非顏子之文。則約非不叛之道。○心氣外之形。心外之氣。心理外之神。心命外之理。心外之命。心帝外之心。心者。具萬理而出命也。○問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謂棟宇不能囿其形也。乃以人之飲食薦之。夫豈知神之所嗜乎。曰。祭也者。致其敬與禮也。故以人道之所重者奉之。盡其報本之誠已耳。若神之所嗜。夫惡知之。豺之祭獸。獺之祭魚。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覺心之放。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已之是。卽非

也。如人之長卽短也。○性之所寓曰心。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發用斯理者。孟子以四端驗之。夫自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斯謂盡心盡性也。精一道心者。用之執中也。中者道心之極也。宋人以異端附會之。曰道卽心也。則人非心歟。○問性卽理也。有氣乎否。曰氣也。惟其爲理。斯謂之性。猶夫純潔而溫者。不謂之石。而謂之玉也。理之訓有條也。古用以言一事。至宋儒而言道體也。○程子云。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天言其理也。心兼乎血氣也。釋氏以精靈知覺爲主。故迷則皆妄。悟則皆真。故曰心。聖人以仁義禮智爲主。故經綸大經。裁成大化。與物同體。故曰天。○心性固不離。亦非襍知能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也。好利惡害。心之覺也。生可舍。死可取。性也。譬之物焉。生生氣也。穀之甘。杏之酸。桂之辣。性也。心靈而性活也。心移而性宰。

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乃言所主也。非用爲訓也。心性之辨。一言而決之矣。○陽剛也。生也。陰柔也。成也。皆氣也。卽其理也。仁。陽也。愛也。義。陰也。敬也。皆氣也。卽其理也。古人曰。陰陽曰仁義。一而已。後人和合孔孟之言性。乃立理氣之名。學者勿泥其詞。而析其源。不可廢理而存氣也。○常人無中。小人無靜。○朱子論宋祧主。取諸商周。夫湯文興。自諸侯。契稷始封之君也。宗之固當。布衣而有天下。如宋太祖除亂救民。創業垂統。宜正東向之位。爲百代之祖。自宣宗而上。悉以親盡而祧。天子崩。臣子稱天以誅之。其祭也。奉天以配之。若曰先世積德而致。則大賢之後多湮。何乃棄赫赫之功。而求冥冥之報。若曰子孫不當自擇其先。則自一世二世。以至百世。皆不遷可也。○顏子之學。克己復禮。治怒改過。莊周謂之黜聰明。墮肢體。蓋肆爲覓言。以譏孔氏。

之致知謹禮也。宋劉彥冲諸人祖述爲文，則顏子乃孔門之達磨矣。○曾點言志，朱子許其天理流行，夫遇一事必有一則處之當而熟，則聖人矣。一以貫之也。豈有物見目前而可玩哉。水之流，鳶之飛，魚之躍，皆實體也。猶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愧於物矣。豈若黃華般若爲禪機哉。○不格物而曰致知者，妄也。不履事而曰存心者，偷也。夫人不食而謂飽，卽空而見華，非實也。乃病也。○觀諸造化，靜多於動，雖陽氣畢達萬有，並作本末固凝也。可以知德矣。○觀諸造化，動而無息，是故絕澗石壁，草薺之生，冬冽地拆，薺麥之青，可以知仁矣。○大學一篇，皆明明德而已。仁者與物同體，遺一物，塗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卽明明德。○中庸不指仁義爲性，而曰喜怒哀樂，蓋二者旨微而難言。四者常發而易見。夫仁義之訓，至宋而明，今卽田

父市人而語之曰：汝喜汝怒，性也。皆曉然而領。四者卽仁義之用。考孟子之四端，則參得之矣。戒懼以體驗，此中使勿有所係而偏。大學所謂正心，慎獨以儆省，此和使勿有所逐而流。大學所謂修身，靜立動之本，動達靜之具，交養互發，非二事也。○其世治者，其論公於衆；其世興者，其論公於朝；其世衰者，其論公於野；上下不公，其世不可爲已。故黨錮息而漢亾，朋黨盡而宋亂。夫公論弗可一日而廢也。○關雎咏淑女以配君子，間關思德音以括其上，蓋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人冀其改德以親賢女爾。○心存則鑒物之理，氣和則識仁之象。○不言常而言變，異端皆然。申韓之法，皆防人之欺，疑人之叛，夫將置秉彜於何地耶。

明儒學案卷四十八
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問程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曰。伐僞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向。使二夫子之道。滑其游謝之罪歟。鮑氏而下無譏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

明儒學案卷四十八終

